

Name: 潘敬鏗

Country: 香港

立體電影的毒癮

The Hurt Locker 《拆彈雄心》

占士暗夜逃亡奔過巴格達大街之後，失落與驚愕間，踏進暫時但親切的家軍營之時，還被同僚有理無理，舉弩張弓，大概他們恐防又一個人肉炸彈闖進來，死得不明不白，親疏無別，呼天搶地，乃可以理解之事。可悲。

這，就是戰爭。軍士精神緊繃，牽一發動全身，反射神經前所未有的活躍；《黑雨》中退役軍人擺脫不了戰爭的陰霾，長執槍銃不放。大和民族一時之間成為永遠的好戰分子。《邁向美麗之國》指出「戰後的日本將六十年前戰爭的原因及敗戰的理由歸罪於國家主義。」日本國民好些都沒有從國家角度思考的能力與勇氣。一代人的錯誤，孕育無止境的遺憾。

戰爭參與者，十居其九是受害者，皆患上了脫離不了戰爭的病，不是隱於深山，不知戰爭老早完結那種，而是切切實實調整不了心境，做回一個無所事事的正常人。奇怪的是，男主角占士歸返家園不久，即不能習慣，要再踏戰線，滿是無奈之感，卻被不少人描繪成戀上戰爭，捨棄家庭的大美國人，是美國侵略政治正確的代名詞。

這裡有個問題，若相同故事不由美國人執導，那麼大眾對電影又會公道嗎？還是先人為主的刻板印象，教觀眾不由自主的逢美必反呢？事實勝於雄辯，大眾都不懂得同情侵略一方的國民與士兵的感受，因為他們都象徵著邪惡。或許我們都希望眼前有一個明顯的邪惡化身，是恐怖主義，是大美國主義也好，只要有對立面，就是人賴以為生的唯一。

稍有風吹草動，卻如強風急至。當下國際形勢不如歷史一直走來的戰爭般正邪分立，時有原因不明、目標不清的軍事行動，恐怖主義流動無形，侵蝕人心。草木皆兵之勢，於精神上施壓，人們寧願清清楚楚知道世上最邪惡、不能寬恕的敵人就在眼前。常人都明白，有斥責對象，心境總比心有鬱結，但無洩忿之處來得率性自然。突然想起的是《地下鐵事件》與後現代無差別殺人的案件，中毒已深，秋葉原刀光劍影之況展現

眼前。當下，我們身處於一個正邪不分，道德界線模糊的亂世，難以分辨黑白，正確無誤地解讀資訊。

然而電影開宗明義，以戰地記者的描述「戰爭是毒品」作為接下來的敘事角度，明顯如《K-119》般間接說明戰爭的後遺症不分種族、不分勝敗；受害者必然存在。本作鏡頭搖晃，加插較少配樂，與駁火場面，以所謂客觀去呈現戰爭，讓觀眾透過軍人的視角去感受戰爭，不加修飾，恰如其分去了解戰爭與毒品的相關性。這斷不是單單以大美國主義就能草草了事、輕率去解釋的電影，反之貫穿全片的是以粗言掩護的慌張，與不能抗拒地迷上戰爭的歇斯底里。

反戰電影並非血河長流才叫有感染力，時而讓我們赤裸的深入其中，自己尋找答案，避免中了官能電影的毒。我們不用也不應該愛上《變形金剛》炸個稀巴爛、導彈左右橫飛的表達手法去理解戰爭。相信電影業界也不希望訴諸畫面、官能刺激的電影會踏上世界的頂端，頓成主流。那只是在測試電影院的視覺與音響效果，沒有測試觀眾道德操守之效。露骨煽情，如《阿凡達》般，愛與淚交織，強行擠出觀眾的同理心，要他們明白人類的劣根性。這種暴力喚醒的方法，如肉體上的痛楚，轉瞬即逝，觀眾離場後又依依過著忽視一切的生活，繼續當一個不存感恩的肉食者。或許一直以來，電影被指不及文學般有高學術評價，大概是畫面往往較易敲響人的心弦，同時也太容易讓人觸景傷情，對觀眾思考、自發去了解故事的要求不高。或許培養了誤解文本的受眾，就是電影被指責的原因，那麼官能電影漸成主流，劇情與角色表現也忽略了，又會是一種電影業界的毒品嗎？

無疑眼前光影閃爍，觀眾較能一下子就入電影世界，帶著導演的寄語離場，斷不會高呼沒有戰爭體驗，沒有共鳴的說話，更不會借電影大肆投入自我的意識形態，無限上綱，視黑為白。批評與讚揚共存，是如自然現象般必然存在的定律。但若是吸了毒品之後，半點不理性的話語，如陷入了《阿凡達》之流官能刺激唯尚的痴狂，也煩請強逼自己清醒過來，才好進去另一個電影院，投入根本上無咬弦的電影。

可惜電影商不會放過賺錢機會。接著剩下「空殼」的電影，會充斥市面；頂著「空虛」的人，半步逃不出煙館，於幻想般的畫面，騰雲駕霧。

平成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日曜日。
午後一時二十五分。

Source link:

<http://kprotein.xanga.com/723917376/%e7%ab%8b%e9%ab%94%e9%9b%bb%e5%bd%b1%e7%9a%84%e6%af%92%e7%99%ae/>

